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一一六回 計出萬全極其容易 算失一著甚是為難

且說智化要將柳青帶入水寨，柳青團問如何去法。智化便問柳青可會風鑿，柳青道：「小弟風鑿不甚明白，卻會談命。」智化道：「也可以使得。柳兄扮作談命的先生，到了那裡，不過奉承幾句，只要混到他的生辰，便完了事了。」柳青依允。智化又向陸魯二人道：「二位賢弟大魚可捕妥了？」陸彬道：「早已齊備，俱備養在那裡。」智化道：「很好。明日就給他送去，只用大船一隻，帶了漁戶去。到那裡二位賢弟自然是住下的，卻將船隻泊在幽僻之處。到了臨期，如此如此。」又對了二爺蔣四爺說道：「二位賢弟務於後日夜間，要快船二隻，每船水手四名，就在前次砍斷竹城之處專等，千萬莫誤！」

計議已定。智化與柳青來到水寨見了鍾雄，說柳青是算命先生，筆法甚好：「小弟因一人事繁，難以記載，故此帶了他來，幫著小弟作個記室。」鍾雄見柳青人物軒昂，意甚歡喜。

到次日，陸彬魯英來到水寨送魚，鍾雄迎到思齊堂，深深謝了。陸彬魯英又提寫信薦龍濤姚猛二人。鍾雄笑道：「難得他二人身體一般，雄壯一樣，我已把他二人派了領班頭目。」陸彬道：「多蒙大王收錄。」也就謝了。陸魯二人又與沙龍北俠南俠智化見了，彼此歡悅。就將他二人款留住下，為的明日好一同慶壽。

到了次日，智爺早已辦的妥協，各處結綵懸花，點綴燈燭，又有笙蕭鼓樂，雜劇聲歌，較比往年生辰不但熱鬧，而且整齊。所有頭目兵丁，俱有賞賜，並傳令今日概不禁酒，縱有飲醉者也不犯禁。因此人人踴躍，個個歡欣，無有不稱羨統轄之德的。

思齊堂上排開花筵，擺設壽禮，大家衣冠鮮明，獨有展爺卻是四品服色，更覺出眾。及至鍾雄來到，見眾人如此，不覺不樂，道：「今日小弟賤辰，敢承諸位兄弟如此的錯愛，如此的費心。我鍾雄何以克當！」說話間，階下奏起樂來。就從沙龍讓起，不肯受禮，彼此一揖。次及歐陽春，也是如此。再又次就是展熊飛，務要行禮。鍾雄道：「賢弟乃皇家棟樑，相府的輔弼，劣兄如何敢當？還是從權行個常禮罷了。」說罷，先奉下揖去。展爺依舊從命，連揖而已。只見陸彬魯英二人上前相讓。鍾雄道：「二位賢弟是客，劣兄更不敢當。」也是常禮，彼此奉揖不迭。此時智化諄諄要行禮。鍾雄托住，道：「若論你我兄弟，劣兄原當受禮；但賢弟代劣兄操勞，已然費心，竟把這禮免了吧。」智化只得行個半禮，鍾雄連忙攙起。忽見外面進來一人，撲翻身跪下，向上叩頭，原來是鍾雄的妻弟姜鏜。鍾雄急急攙起，還揖不迭。姜鏜又與眾人一一見了。然後是武伯南武伯北與龍濤姚猛，率領大小頭目，一起一起，拜壽已畢。復又安席入座，樂聲頓止。堂上觥籌交錯，階前彩戲俱陳。智爺吩咐放了賞錢。早飯已畢，也有靜坐閒談的，也有料理事務的。獨有小二郎姜鏜到後面與姜夫人談了多時，便回早寨去了。

到了午酒之時，大家俱要敬起壽星酒來。從沙龍起，每人三杯。鍾雄難以推卻，只得杯到酒乾，真是大將必有大量。除了姜鏜不在座，現時座中六人俱各敬畢。然後團團圍住，剛要坐下。只見白面判官柳青從外面進來，手持一卷紙紮，道：「小可不知大三千秋華誕，未能備禮。倉促之間，無物可敬。方才將諸事記載已畢，特特寫得條幅對聯，望乞大王笑納。」說罷，高高奉上。鍾雄道：「先生初到，如何叨擾厚賜？」連忙接過，打開看時，是七言的對聯。乃：「惟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風流。」寫的頗好。滿口稱贊道：「先生真好書法也！」說罷，奉了一揖。柳青還要拜壽，鍾雄斷不肯。智化在旁邊道：「先生禮倒不消，莫若敬酒三杯，豈不太妙！」柳青道：「統轄吩咐極是。但只一件，小可理應早聞拜祝。因事務冗繁，須要記載，早間是不得閒的，而且條幅對聯俱未能寫就。及至得暇寫出，偏又不乾，所以遲到此時，未免太不恭敬。若要敬酒，須要加倍，方見誠心。小可意欲恭敬三斗，未知大王肯垂鑒否？」鍾雄道：「適才諸位兄弟俱已賜過，飲的不少了。先生賜一斗吧。」柳青道：「酒不喝單，小可奉敬兩斗如何？」沙龍道：「這卻合中，就是如此吧。」歐陽春命取大斗來。柳青斟酒，雙手奉上。鍾雄勻了三氣飲畢。復又斟上，鍾雄接過來也就飲了。大家方才入座，彼此傳壺告乾。七個人算計個人，鍾雄如何敵的住。天未二鼓，鍾雄已然酩酊大醉。先前還可支持，次後便坐不住了。

智化見此光景，先與柳青送目，柳青會意去了。此時展爺急將衣服頭巾脫下，轉眼間出了思齊堂，便不見了。智化命龍濤姚猛兩個人將太保鍾雄攙到書房安歇。兩個大漢一邊一個，將鍾雄架起，毫不費力，攙到書房榻上。此時雖有虞候伴當，也有飲酒過量的，也有故意偷閒的。柳青暗藏了藥物來到思齊堂一看，見座中只有沙龍與歐陽春，連陸魯二人也不見了。剛要問時，只見智化從後邊而來，看了看左右無人，便叫沙龍歐陽春道：「二位兄長少待。千萬不可叫人過去。」即拿起南俠的衣服頭巾，便同柳青來到書房。叫龍濤姚猛把守門口，就說：「統轄吩咐，不准閒人出入。」柳青又給了每人兩丸藥，塞住鼻孔。然後進了書房，二人也用藥塞住鼻孔，柳青便點起香來。

你道此香是何用法？原來是香子麵。卻有二個小小古銅造就的仙鶴，將這香麵裝在仙鶴腹內，從背後下面有個火門，上有螺螄轉的活蓋，擰開點著，將蓋蓋好。等腹內香煙裝足，無處發洩，只見一縷游絲，從仙鶴口內噴出。人若聞見此煙，香透腦髓，散於四肢，登時體軟如綿，不能動轉。須到五鼓雞鳴之時，方能漸漸甦醒，所以叫作「雞鳴五鼓斷魂香」。

彼時柳青點了此香，正對鍾雄鼻孔。酒後之人，呼吸之氣是粗的。呼的一聲，已然吸進，連打兩個噴嚏。鍾雄的氣息便微弱了。柳青連忙將鶴嘴捏住，帶在身邊。立刻同智化將展昭衣服與鍾雄換了。龍濤背起，姚猛緊緊跟隨，來到大廳。智化柳青也就出來，會同沙龍北俠，護送到宮門。智化高聲說道：「展護衛醉了。你等送到早寨，不可有誤。」沙龍道：「待我隨了他們去。」北俠道：「莫若大家走走，也可以散酒。」說罷，下了臺階。這些虞候人等，一來是黑暗之中不辨真假，二來是大家也有些酒意，三來白日看見展昭的服色，他們如何知道飛又太保竟被竊負而逃呢。

且說南俠原與智化定了計策，特特的穿了護衛服色，炫人眼目，為的是臨期人人皆知，不能細查，自脫了衣巾之後，出了廳房，早已踏看了地方，按方向從房上躍出，竟奔東南角。正走之間，猛聽得樹後悄聲道：「展兄這裡來，魯英在此。」展爺問道：「陸賢弟呢？」魯二爺道：「已在船上等候。」展爺急急下了泊岸，陸彬接住，叫水手搖起船來，卻留魯英在此，等候眾人。水手搖到砍斷竹城之處，擊掌為號，外面應了。只聽大竹噹噹全挺起。丁二爺先問道：「事體如何？」陸爺道：「功已成了。今先送展兄出去。少時眾位也就到了。」外面的即將展爺接出。陸彬吩咐將船搖回，剛到泊岸之處，只見姚猛背了鍾雄前來。自從書房到此，都是龍濤姚猛倒換背來。歐陽春沙龍先跳在船上，接下鍾雄，然後柳青龍濤姚猛俱備上船。魯英也要上船，智化拉住，道：「二弟，咱們仍在此等。」魯英道：「眾兄弟俱在此，還等何人？」智化道：「不是等人，是等船回來。你我同陸賢弟，還是出水寨為是。」魯英只得煞住腳步。不多工夫，船回來了。魯二爺與智化跳到船上，也不細問，便招動令旗，開了竹柵，出了水寨，竟奔陳起望而來。

及至到了莊門，那兩隻船早已到了。三個人下船進莊。早見沙龍等迎出來道：「方才何不一同來呢？務必繞了遠兒則甚？」智化道：「小弟若不出水寨，少時如何進水寨呢？豈不自相矛盾麼？」丁二爺道：「智大哥還回去作什麼？」智化道：「二弟極聰明之人，如何一時忘記神來？我等只顧將鍾太保誑來，他們那裡如何不找呢？別人罷了。現有鍾家嫂嫂，兩個姪兒姪女，難道他們不找麼？若是知道被咱們誑來，這一驚駭，不定要生出什麼事來。咱們原為收伏鍾太保，要叫妻子兒女有了差池，只怕他也就難為情了。」眾人深以為然。

智化來到廳上，見把鍾雄安放在榻上，卻將展爺衣服脫了，又換了一身簇新的漁家服色。智爺點頭。見諸事已妥，便對沙龍北俠道：「如到五更，大哥甦醒之後，全仗二位兄長極力的勸諫，以大義開導，保管他傾心佩服。天已不早了，小弟要急急回去。」又對眾人囑咐一番，務必幫襯著，說降了鍾雄要緊。智爺轉身出莊，陸彬送到船上。智爺催著水手趕進水寨，時已三鼓之半。

這一回去不甚緊要，智爺險些兒性命難保。你道為何？只因姜氏夫人帶領著兒女在後堂備了酒筵，也是要與鍾雄慶壽。及至天

已二鼓，不見大王回後，便差武伯南到前廳看視，得便請來。武伯南領命，來到大廳一看，靜悄悄寂無人聲。好容易找著虞候等，將他們喚醒，問：「大王那裡去了？」這虞候酒醉醺醺，睡眼矇矓，道：「不在廳上，就在書房。難道還丟了不成？」武伯南也不答言，急急來到書房。但見大王的衣冠在那裡，卻不見人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拿了衣冠，來到後堂稟報。姜夫人聽了，驚的目瞪口呆。這亞男、鍾麟聽說父親不見了，登時哭了起來。姜夫人定了定神，又叫武伯南到宮門問問：「眾位爺們出來不曾？」武伯南到了宮門，方知展護衛醉了，俱各送入早寨。武伯南立刻派人到早寨迎接，轉身進內回稟，姜夫人心稍安。遲不多時，只見上早寨的回來，說道：「不但眾位爺們不見，連展爺也未到早寨。現時姜舅爺已帶領兵丁各處搜查去了。」姜夫人已然明白了八九，暗道：「南俠他乃皇家四品官員，如何肯歸服大王？如此看來，不但南俠，大的北俠等都是故意前來，安心設計，要捉拿我夫主的。我丈夫既被拿去，豈不絕了鍾門之後？」思付至此，不由的膽戰心驚。正在害怕，忽見姜鎧趕來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兄弟方才到東南角上，見竹城砍斷，大約姐夫被他等知獲，從此逃走的。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誰知姜鎧是一勇之夫，毫無一點兒主意。姜夫人聽了，正合自己心思，想了想再無別策，只好先將兒女打發他們逃走了，然後自己再尋個自盡吧。就叫姜鎧把守宮門，立刻將武伯南武伯北兄弟喚來，道：「你等乃大王親信之人，如今大王遭此大變，我也無可托付，惟有這雙兒女交給你二人，趁早逃生去吧！」亞男鍾麟聽了，放聲大哭，道：「孩兒捨不得娘呀！莫若死在一處吧。」姜夫人根著心道：「你們不要如此。事已緊急，快些去吧。若到天亮，官兵到來圍困，想逃生也不能了。」武伯南急叫武伯北備一匹馬。姜夫人問道：「你們從何處逃走？」武伯南道：「前面走著，路遠費事。莫若從後寨門逃去，不過荒僻些兒。」姜夫人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說不得了。快去！快去！」武伯南即將亞男攙扶上馬，叫武伯北保護，自己背了鍾麟，奔到後寨門，開了封鎖，主僕四人竟奔山後逃生去了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